

黃埔軍校文物

收藏手記

李學鋒 著



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
www.hkopenpage.com

目 錄

引子：世將無黃埔	10
開篇：以血灑紅花 一 盆育黃埔	
—— 一隻黃埔軍校「司母戊鼎」的世紀歸程	13
桃之夭夭，爍爍其華（徽章篇）	20
1-1 心頭，那第一抹曙色	22
1-2 縮龍成寸是紀律	28
1-3 金佛莊胸前佩著甚麼？	32
1-4 教導團：「國軍」祖宗的官佐標誌	33
1-5 「中」字號之「銅桃子」	35
1-6 高級班出了個黃公略	36
1-7 何來「校長陳芝馨」	38
1-8 同學會的來世今生	41
1-9 臨界線上的蝶變	43
1-10 堪嘆這一籃子「畢業證章」	45
1-11 第六軍司令部證章	48
1-12 寶鼎，雲麾，黃埔	50
1-13 青天白日勳章	50
1-14 國光勳章	54
1-15 人民軍隊第一章	55

傳道授業，主義是從（教材篇） 58

- 2-1 打開迄今最早的教材 60
- 2-2 藍皮的!正宗的! 62
- 2-3 林林總總的軍事教育大觀 68
- 2-4 當黃埔是個小小小小鳥的時候 69
- 2-5 德式教育——德式師 71

一紙平生，身許心同（證書篇） 74

- 3-1 這代人名叫大浪淘沙 76
- 3-2 為老黃埔送終 78
- 3-3 南京正規「第一期」 80
- 3-4 一位東北帥哥的人生軌跡 83
- 3-5 小人物的全套「罪證」 90
- 3-6 第五期步科「黃」字號登記證 93
- 3-7 顧軍長的人生一刻 96
- 3-8 被「擊斃」的將軍怎麼又現身台灣 98
- 3-9 「保安隊」之黃馬褂經歷 99
- 3-10 「教育總長」張治中 101
- 3-11 美式裝備源源來也 103
- 3-12 武漢分校一位「賣狗皮膏藥的」 105
- 3-13 三分校歇菜之際的離職證明 107
- 3-14 空白的委任令 :「高材生」碰上了「老八路」 109
- 3-15 一位鐵心反共的旅台黃埔將軍的心路 111
- 3-16 「汪黨代表哪裡去了」 115

同學同道，毋忘吾校（同學錄篇） 118

- 4-1 名將如雲共史冊 120
- 4-2 「副主任 謝」和一群顛沛同學 124
- 4-3 前後三度「武漢分校」紀略 126
- 4-4 巨無霸來了 129
- 4-5 海峽風雲伴生的同學錄 131
- 4-6 黃埔遺物挺過文革年月 133
- 4-7 列為「極機密」的同學錄 136
- 4-8 手抄本同學錄 139
- 4-9 「陸沉」之刻：最後的同學錄 141
- 4-10 黃埔軍校第三期同學錄（附旅台三期通訊錄） 144

武裝生涯，翰墨年華（文房篇） 152

- 5-1 潮州分校的存世品 154
- 5-2 「黃金時代」終結紀念 156
- 5-3 堪嘆那「武岡時期」 158
- 5-4 「宗南山」下「黃埔村」 160
- 5-5 好像是校長手跡 162
- 5-6 來上一齣「拉郎配」 163
- 5-7 廣州分校的「UFO」 165
- 5-8 「親愛精誠」：說不清的黃埔精神 167
- 5-9 當年的作業本和空白信箋 169
- 5-10 八十年的輪迴
——侵華日軍所寄以南京中央軍校為背景的明信片 170
- 5-11 常凱申將軍的書法 172

5-12 黃埔家書 174

民眾先聲，奮鬥先鋒（報刊書籍篇） 178

6-1 革命年代的《革命畫報》 180

6-2 黃字號雜誌之王：《黃埔潮》 186

6-3 《黃埔日刊》知多少 188

6-4 「雙十節」——黃埔的國慶特刊 190

6-5 幾張《黨軍日報》 192

6-6 《黃埔季刊》創刊了 194

6-7 黃埔軍校也登廣告？ 196

6-8 《軍人魂》亂彈 198

6-9 給蔣總司令做個友情推介 199

6-10 黃埔立校 ABC 201

6-11 徐向前會長講話 203

6-12 幾個題外的「善本」 205

革命者來，於斯為證（精品雜件篇） 210

7-1 網上搜來一枚「關防」 212

7-2 佈告：「為培養國軍初級幹部起見……」 214

7-3 黃埔軍校是它下的一個蛋 217

7-4 「三分黃埔」的見證：南京軍官學校門匾 220

7-5 委員長親贈照片 223

7-6 一枚胸章說個事：補訓生亦即甲級生 224

7-7 黃埔軍校原始軍帽與標識 226

7-8 最早的師生，最後的合影 229

7-9 陳明仁將軍的大衣 231

7-10 前生叫作洛陽分校 234

7-11 黃埔圖騰：校旗飄飄 236

7-12 一面凝著黃埔血脈的、最後的軍旗 239

7-13 為黃埔軍官造像 243

7-14 銅壺煮三江 244

7-15 黃埔軍校原始檔案 246

尺許青鋒，魂繞夢縈（佩劍篇） 254

8-1 十週年校慶的「橫空出世」 256

8-2 畢業劍之「黃埔一期劍」（第九期佩劍） 258

8-3 從這裡劃「平戰線」（第十期佩劍） 260

8-4 抗日戰火中誕生的首屆黃埔生（十一期佩劍） 262

8-5 見證蓬勃的武漢時代（十二期佩劍） 264

8-6 八千里路雲和月（十三期佩劍） 265

8-7 軍校進入成都時期（十四期佩劍） 268

8-8 大後方竟有這樣一所齊整軍校（十五期佩劍） 269

8-9 風光無限的典禮（十六期佩劍） 271

8-10 黃埔到達顛峰時刻（十七期佩劍） 273

8-11 戰爭，正在相持（十八期佩劍） 275

8-12 見證勝利的應屆生（十九期佩劍） 277

8-13 決戰年月與「炮走火了」（二十期佩劍） 279

8-14 卜決命運的時候到啦（二十一期佩劍） 281

8-15 《陸軍服制條例》關於短劍的內容 292

尾子：「雙鄧會」佳話之海峽暢想曲 293

後記 299

引子：世將無黃埔

我生活的這座城市，叫做廣州。提起這兩個字，人們馬上聯想到的，是它那濃濃的商業氣息。南國的都市，開放的前沿，在這個以經濟論英雄的時代，這座城市也由此雄轟在國人的心目之中。於是太多的人逐漸並且已經形成了另外一個共同的認識缺位。他們已經看不見或者想不起這樣的事實：這是一座英雄之城。這裡是中國革命的真正策源地。而且，就在這裡，有過一座舉世聞名的——黃埔軍校。

九十多年以前，災難深重的年代，廣州是滿目黑暗中的一柄耀眼火炬，那時就已然湧現過一股舉國注目的「南下」熱潮。「到黃埔去」，便是當年熱血青年的捨身報國之途，一個個由此注定彪炳青史的棟樑之材，跨進了那道標著奪人心魄之美的「陸軍軍官學校」字樣的大門。於是，中國就是從這裡開始改天換地，以至改朝換代。「這是革命的黃埔」！黃埔建軍，國民黨如此，共產黨亦然，國民黨靠五百黃埔學生起家平定天下，共產黨最早的建軍骨幹，也是大批的黃埔師生。黃埔軍校，自當是「中國」這個名義下的所有軍人們心中共同的聖殿。對於這所世界著名軍校，我們不能忘記，也絕對不應該忘記。於是，在這個似乎是善於忘卻的年代，一份重任便歷史性地落在了我的頭上。

因為，我在廣州。

因為，我曾經是一名陸軍軍官。

我在收藏黃埔。我在守望著黃埔。當年黃埔今安在？早在1938年它就被日本鬼子的炸彈變成了廢墟。如今那裡只是一棟按圖復原的新的建築，除了些複製的器具和照片，可說一空如洗。真正的黃埔，是那些鳳毛麟角般尚存於世的當年遺物。這種已被冠以文物名稱的東西，只在博物館裡，或星散於極少數人的手中。其中的一個部分，就曰成體系地到了在下的手中。幾近二十年來，在華夏，在南國，有一個我在孜孜以求地尋覓黃埔。於我來說，這是一項人生的工程，它出於一種由衷的情愫。我也算得舉國的收藏愛好者中的一個，但我驀然回頭吃驚地發現，這號稱的八千萬大軍中，黃埔收藏作為專題幾乎無人涉獵，環顧海內外，稱得上「家」的更是一個也無。原因所在，首先是黃埔特別是早期黃埔能留到今天的東西太少太少，即便這方面最權威的北京軍博和廣東革命歷史博物館，甚至包括擁有黃埔頂尖藏品的台北國軍歷史文物館，這類東西也是稀寥可數，於是就算有心者也難免面對這樣的境地：一個是藏品的體量遠遠不夠，再一個是手中完全沒有精品。這就決定了不成氣候。而最重要的原因，還是大多的人們自身的「道行」不夠。無心者特別是無識者無緣。對於黃埔，那可先得做到「一讀騷經一肅然」。秋瑾有詩：不惜千金買寶刀，貂裘換酒也堪豪。我覺得，這就是浸淫在收藏中的我。但「收藏」二字又何能足以涵蓋全部。我搜求上下找到它們，又有多少個靜靜的夜晚，我在和它們默默對話。它們是真的歷史，它們也就會真的說話。我相信，它們最終會大聲地，對著所有的、認同「中國」這個字眼的中國人說話。

其實我也是在以我的方式說話。我這就先要大聲告知大家：黃埔已與我們漸行漸遠。並且，黃埔正在加速退出當今歷史。在台灣，歷來秉稱黃埔純正血脈的那座軍校的面目已經全然模糊，曾經折騰的台獨分子在前些年提出「去中國化」以後，近乎瘋狂地鏟除著各種中國印記，還公然打出了更

為具體的、也更具實質性的「去黃埔化」；旋復登台的國民黨新生代那閃爍容顏令人難釋如此心懷：廟堂尚在神已走遠，黃埔遺脈氣若遊絲。於今台島之色再次生變，兩岸形勢陡然臨險。而在大陸，即便是當年最後的最年輕的黃埔學生們，也都已進入垂暮之年，如同被宣告「功能性滅絕」的珍貴物種，他們正無可挽回地融入歷史，曾經活躍於各地的「黃埔軍校同學會」，就要變成一個歷史名詞……

世將無黃埔矣。

此刻，在這個靜靜的冬夜，在開始寫下這些文字的時刻，面對眼前這些跟我說話的文物，我無語凝噎……

然而黃埔終將要完成自己的涅槃，由此它將擁有一段完全的歷史。它也將由此定格，開始凝固，最終物化。它將永遠定格在歷史的長河裡，而從某種意義上說，它也最後地定格在不才如我的手掌中。

那麼，如果，您知道黃埔，如果，您想知道黃埔，如果，您想真切地看看黃埔……

請跟我來。

謹以此書，獻給逝去的以及在世的黃埔師生，獻給我所在的這座黃埔的母親城，獻給隔絕著又連接著兩岸的台灣海峽。

開篇：以血灑紅花 一盆育黃埔 —— 一隻黃埔軍校「司母戊鼎」的世紀歸程

2007年12月19日晚上，一個再普通不過的時刻。我如慣常打開電腦，開始漫不經心的黃埔遺物的搜索。這一回，我刻意換了一個別字：「浦」。只見不一樣的東西出來了——「發一個黃浦軍校紀念的花盆（可轉讓）」。發帖人是一個叫「神雕俠侶」的，發佈時間是2005年10月31日。帶著仍舊的不經意和參半的疑惑打開一看，我基本上傻眼了。我的電腦往往顯示不了人家的帖圖，而這次真的爭氣，一連串全方位的拍攝，看得那叫一個真切。我的腦袋被血脹得嗡嗡直響：這是黃埔的一件頂級文物！它在哪裡？它還在嗎？巨大的沮喪隨之襲上心頭：兩年多了，我早幹甚麼去了，這千載難逢的寶物肯定早已花落別家，不知所終……

懷著卑怯而無望的心思，我試著撥了「神雕俠侶」留在帖子上的一個手機號碼。真通了，是個開古玩瓷器店的姓王的寧波商家。果不其然：早都賣啦，兩三年啦。第一次通話如想像中絕望地結束。當夜基本無眠，決定無論如何次日再打個追蹤電話。這「神雕俠侶」真是個有德之人，十分

耐煩，來路和下落說得明白：它是三年前國外流回的東西（問哪個國家？答曰實在說不上來隨口亂說一個也不好），一個專做海外瓷器營生的上海人弄到，轉手經寧波一個古玩商賣給此位「神雕俠侶」，其時國外寄來的外文包裝皮還在，發出那個「黃浦」帖後不久就兩萬多連原包裝讓給了山東淄博的「古玩江湖」（此位也是那一大串古瓷行內跟帖讚美者中的一個，而很有價值的包裝皮也就在他這裡失落江湖），眼下東西已到了福州古玩城的「開心堂」一個姓陳的老闆手裡，並說有此人電話號碼只是不在手邊，讓我晚飯後再通話一次。果然是個俠侶，我衷心感謝滿懷期待。聽聽這些堂口，都是些玩瓷的高人（「神雕俠侶」名下被冠以近代民國瓷之「頂級專家」），又同在一個圈裡聲氣相通，對此物都一致予以了民國精品瓷的確切定位和相應待遇，但是對於黃埔這個概念，基本上屬於棒槌。接下來，如此這般聯繫上了福州的陳老闆，按「神雕俠侶」的囑咐我須客氣地稱他「陳總」。這位一開言就一股暖流湧上我的心頭。他說正欲出掉此盆，因為他準備清場而專玩三代瓷器，接著說到有一位報社的人物已打探多次正在磨價。事急矣，我慌忙討價還價一番，說定四萬。在我看來，這個數他絕對是賣「漏」了，因為這是我無論如何志在必得之物。惟恐有變，第二天我即打去一萬五定金，幾天裡忙著找過去的部下借錢。12月25日，我飛赴福州——

現在，讓我們好好端詳一下，這個絕對的國家級寶物。

外徑 37.5 公分，高 28 公分，是一件大器，直如一尊畫缸。純淨肥厚的甜白地，釉下黑字略加紅彩描金，景德鎮窯口的一眼貨。

正面，交叉的黨旗和國旗的官家標準圖案，工楷大書「和平奮鬥救中國」，下書「中華民國大總統孫文」和篆書紅印，再下是中山先生「校訓」全文。



◆ 陸軍軍官學校成立紀念花盆



◆ 陸軍軍官學校成立紀念花盆



背面，一排隸書大字令人心旌搖蕩：「陸軍軍官學校成立紀念」，其下豎書「陸軍軍官學校校歌」全文。

盆沿作十二瓣凸起繪描金勾連紋，盆內下部規整露胎，滿釉的盆底環列金水楷書：「民國十三年省立窯業學校製」。

這件物品，沉重墜手，彈之嗡嗡如同洪鐘，完美明淨又似剛出窯一般。所有的信息精準無誤：最早被認為的校訓不光是「親愛精誠」，還有正面這篇「黃埔軍官學校訓詞」，以後更演進為國歌。最早的校歌也不是「怒潮澎湃黨旗飛舞」，而是背面這首戴季陶所作的「莘莘學子」，從這隻盆所見，原始開篇應為「軍事學子」，並且不止四段而為五段，多出原第四段歌詞如曰：「紀律神聖，重於生命，服從遵守，革命軍人本性」。這首原詞不見經傳，此物的現身填了一個史料空白。可以判定：這是黃埔籌備之際，那個專門的籌備委員會從江西定製的禮慶物品。因為當時贛省是孫傳芳的地盤，連從這裡招生都只能暗為，屬地決無何人有何可能去慶祝或紀念甚麼黃埔；即使廣東內部，各方對這所軍校多懷鬼胎，只有覬覦何來慶賀（賀禮的東西也自有行文的路數），這類檻外之人又何知甚麼校訓特別是根本就未發佈使用過的原始校歌，設其自置或受贈則更無來由：您家的甚麼校訓何事供在某的廳堂？加之此物是皇皇官府氣貌，決非一般授受如「某兄雅玩」可比。所以，這隻花盆的物主，只能是黃埔自己，而且只能是黃埔校方，又而且只適合擺放於黃埔校內。款識上的那所窯業學校位於江西波陽，基地則在景鎮，堪為此際的「官窯」，在當時那種奇特的既割據又相安而且該二孫兩方關係倒還不惡的政治背景下，這當是一樁「公事公辦」往來的產物。還能看出，肯定是主人方事先提供要求而製作方照貓畫虎，是故有一個字錯得離譜：「咨爾多士」，成了「咨爾多柒」，

因為隨手寫的「士」和「七」太容易相混了，這首日後婦孺皆知的國歌那一刻尚無人認得，書法著實不俗的畫工又聰明過頭，便兀自來了個大寫。此一誤處反倒印證了史實的正確。如許，即使單從美瓷美器的角度，這件東西也屬同類極品無可挑剔，而況如此明確的紀念與紀年主題，如此富有價值並且熔於一爐的信息，在黃埔軍校的收藏中，絕無僅有。它就是一尊黃埔軍校存世文物中的「司母戊鼎」。經手的莊家都有一個判斷：這般下功夫的東西不可能批量生產，原物應為一對，此為碩果僅存。今天，它終於在閱世八十三年有半又長相遊歷海內外之後，再次回到老家，誠可謂得其所哉。迎到此物，我還在暗自驚慌：好險！假如我不突發奇想打了那個「浦」字，假如我碰到的不是一位俠士而這位大俠又幾年沒換號碼，假如我不是在貨主正要清場、別人下手之前趕上，假如此物不是只在小圈子內打轉而這些上家兒又只沉迷於專業全然無趣於黃埔，再假如不是那個只能用百度搜到的帖子幸未被人刪除又幸未被更多的人發現，或者那天見了帖子而碰上「您所在的用戶組不能下載附件」，一切的一切都將會另當別論。我只能深深感嘆：這是天意。而僅此一件，便足以抵得我的全部收藏，亦足以令我快慰平生。

等因奉此，本書特以這一黃埔軍校的最早的、又是本人收藏的殿後的珍貴文物，領銜開篇——

「碾冰為土玉為盆」。這是一隻黃埔軍校留傳到今的孤品花盆。它的真正價值，當然不應僅僅以一隻花盆的器物概念來作判定。然而令人稱絕的恰恰又在於，它是一隻花盆。

有識者深曉：「花」，是黃埔的一個重要意念。「以血灑花，以校作家」，是黃埔誕生之際的鮮明告白（亦恰是此盆上的鮮明印記）。血者，

先烈之血；花者，主義之花。故而「血花」，即為黃埔的著名的當家品牌。血花劇社、血花雜誌、血花書社、血花世界，在那個年月裡盡展風采。有花者豈可無盆，好盆中綻放好花。我道是先有盆而後有花，黃埔這樹燦爛紅花，又何不正是在此一盆中孕育，發芽，長葉，開花……

它和黃埔一起誕生。有黃埔就有了這隻花盆。它，見證過血，承載過花，見證過所有的一切，承載過一切的所有。它聆聽過中山先生的開學演講。它看見過「陸軍軍官學校」的牌匾掛上校門面對珠江。那個時候，列隊通過檢閱台的黃埔一期的名將們，還是一群青澀的毛頭小伙。那個時候，周恩來還在歐洲，蔣校長倜儻鷹揚。那個時候，還沒有林彪、張靈甫，更沒有許光達、廖耀湘……

一隻花盆，不，一隻司母戊鼎。凝著黃埔全部歷史，將和黃埔永遠同在。黃埔參天地兮，此盆期垂永年。

(徽 章 篇)

桃之夭
夭，灼
灼其華

1-1 心頭，那第一抹曙色

言歸正傳。從哪裡說起呢？

當然是黃埔一期。

這是提起黃埔就會生發的一種自然聯想。「黃埔一期」這四個字是用金子打造的，即使單就這個學歷的概念而言，它的高度在中國亦將再也無人企及，儘管其就學時間只有半年。黃埔一期這個屬於學生的名頭之大，甚至遠遠超過了他們的教官。從收藏上來說，黃埔一期留下來的物品，都是國家的一二級文物，也無疑是藏家的夢寐以求。

黃埔一期留存至今的文物——我指的是標誌性文物而不含何人使用過的一般生活物品——至為稀少。目前發現的，可以扳著指頭數得過來。

一是畢業證書。存世七張，全在博物館裡，北京，廣州，湖南，台灣。二是同學錄，不超過五本。知道的，一在北京軍博，是鎮館之寶之一；一在高雄的現在的陸軍官校，為董釗將軍所贈；還有一本十幾年前擺在台北的牯嶺路某舊書店，當時叫價八千元，現不知所蹤。三是畢業合影原照，更加稀有，我知道的一張，是在廣東革博。

再就是說到徽章了。

先得說幾句題外的話。徽章是收藏的一個新興大項，藏友甚眾，名家比肩，已是昂然自立的一個藏類。徽章的文化含量、信息量以及品位都較一般藏品為高，講黃埔的系列收藏，其徽章收藏是必然要進的一道門檻，是故這裡把它列為第一方隊。

黃埔軍校一期學生的畢業證章，是 2004 年才浮出水面的品種。這是一期第六隊學生張穎的遺物，廣東革命歷史博物館遠赴湖南益陽從張的養子

手上徵集，同時取到的還有張的另外三枚徽章。當時媒體還對這件事進行了一番宣揚。這枚章的編號為「717」。同樣形制的證章還有一枚，不能確認物主，所以也不好斷言期別，只敢判為前三期之物，現在為上海寶山檔案館的館藏，是 1986 年吳淞四中有個叫孫徵的學生在蘊藻浜河灘撿到的，該章的編號為「2027」。另外，還有確切的一枚黃埔一期畢業證章，現就在我的手上。

廣州西關古玩城，有家姓李的梅州人開的「文遠堂」，不時冒上些民國軍事文物精品，小有的名聲在廣東革命歷史博物館都掛上了號，我是那裡的常客。現在西關古玩城已經沒有了，廣州市為恢復「一灣溪水綠，兩岸荔枝紅」的舊景觀，重又把它改造成河道了。話說是 2006 年三四月間，有天我又拐去「文遠堂」，見那夫妻二人正在電腦前覓摸著甚麼。我往電腦上掠了一眼，心頭猛然打了個激靈：那上邊一溜五六個章子，其中有一枚黃埔一期畢業證章！我曾經無數次在電腦屏幕上細察過張穎的那枚徽章，該章的一個顯著特點，就是正面那個書有「親愛精誠」的地球圖案，著色十分特別，是一種淡淡的紅，一似桃紅，或類曙色。就是這一點紅顏，令我常作「桃色的遐想」。天料這點縈繞心頭的紅色今日此刻真的碰上，怎不血脈賁張！當下盯住不放。掌櫃的告我：這是一套章，還在梅州一個也開古玩舖的手上，惟其人善變，本來說好一萬轉讓，交接時卻翻了一倍，沒拿得動。我讓他趕緊替我搶下。掌櫃的幾天後跑了一趟一身晦氣回來了，說那人再次變卦，死活不賣了，給了個號碼讓我自己跟他直接商量。電話打去，那人果然各色，並非不賣，而是吊起來賣，一勁說這枚章的主人如何了得，先在國民黨裡供職，又成共產黨的大官，我聽來不像，便料章的主人無考，最不屑這古董行裡常玩的「講故事」，心說跟我擺弄這些你還差點

本錢，只急切逼向底線，而想要人東西怕就怕攤上只知道自戀的主兒，雙方最後一句話是：「你這樣我就不要了」，「你不要那我就算了」。碰到這等大爺你就是神也沒咒念，一氣之下再不理睬，偶到李掌櫃店裡，兩人一起罵上幾聲神經病，天天惦記而徒喚奈何。一直到了第二年的6月的一天，李掌櫃打來電話，說那堆章自己拿下來了，因那人女兒考大學要錢用，發誓不賣的東西因為急著變現價格回落，當然也不會是早先那個價位，並讓我一個月內錢物兩清，否則就要招標另賣了。我趕緊打主意取還沒動過的公積金，那叫一個麻煩加窩火，光是往白雲路的一家工商支行，前後就跑了五遍。終於，2007年7月19日，歷盡波折，痴相懸望，我得到了這套徽章。

黃埔建軍，破曉的曙紅。那群獨步天下的第一期學生的畢業證章真是一枚好章，僅從製作上看，也稱得至為精良。瞧見左下角那個凸起沒有？那是一個槍托，對角線那頭的細紋，就是槍刺；相反的對應位置，則藏著一柄斧頭。最下邊的半圓內，就勢橫躺著一把鐮刀。背面上半部是弧形排列的「中國國民黨陸軍軍官學校畢業證章」諸字，下邊豎排「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疏密有致，陽文蠅楷鑄工不凡。而最吸引眼球的，還是得數正面那一團別緻的紅。國民黨部隊裡有「見紅就立正」一說，因當年將官胸前所佩布標的邊框，是正紅色的。可想，黃埔的徒子徒孫們若見了如此這般的一團紅色，恐怕不光是立正，那得頂禮膜拜，屏氣凝神……

那麼，這枚黃埔一期畢業證章的主人，究竟是誰？

他叫梁錫祐。黃埔一期二隊學生，正是廣東梅縣的松口鎮人。與張穎（1927年戰死江西會昌，時為錢大鈞部二十師一名營長。此戰便是著名的國共雙方黃埔同學正面交手的第一次，一方是八一起義南下部隊，一方是黃



◆ 黃埔一期生、後犧牲於皖南事變的共產黨高級將領梁錫祐的編號為1804號「學」字徽章

埔嫡傳第一軍起家的部隊，國民黨方死了一期的張穎，共產黨方則死了三個一期學生）不同的是，這是一名我軍將領。他是黃埔一期 645 名學生中的 99 名（一說 88 名）共產黨員之一，參加過東征，當過教導二團輜重隊長，投身過廣州起義，任過東江根據地紅十一軍參謀長，更在 1932 年與軍長肖克搭檔，當過名義上的江西紅二十二軍的政委（未到職）。如此說來，他留下來的這帶著夢幻般曙紅的徽章，還是正經八百的「紅色收藏」。關於梁錫祐其人的資料甚少，一則是中山艦事件後蔣又向共產黨示好，舉個例子就是把梁錫祐調回黃埔任了輜重教官；一則是 1931 年梁在任蕉平尋中心縣書記時抓 AB 團而亂殺人撤職，與繼任者交接班之際大家提議意思一下迎來送往，被上級領導小平同志否了。奇怪的是，這個黃埔一期生官是越當越小，竟然終至無聞。他是以軍政委名義調到紅大當參謀培訓班主任，參加長征（多數資料如此，《中國紅軍人物志》則稱其留在蘇區參加三年游擊戰爭）以後又調到新四軍，據說在教導總隊當領導，皖南事變犧牲了，時年 39 歲。但我遍翻教導總隊的資料，根本見不到這個人，怎麼犧牲的也全無記載，甚至在新四軍皖南陣亡的營連幹部名單中都找不到他。這點十分讓人嗟嘆，歷史竟然如此容易簡單地被湮滅：一個紅軍的高級將領，絕對的一級八一勳章的超級獲得條件，就這麼隱入歷史不見了。有一個資料，提到我軍抗戰時期犧牲的黃埔出身的將領共有五人，按期別和犧牲時間排列，第一個就是梁錫祐，下邊是馮達飛、左權、袁國平，以及趙尚志。那麼看來他犧牲在皖南是個確論。1983 年民政部開始統一全國的烈屬證，他的家人是當年就獲准領取的對象之一（直到我終於拿到這套章的那一刻，同時竟意外地得到作為搭頭相送的梁的私章，以及烈屬證複印件與其家人保存的好多年前的報道，我才驚喜交集地搞明白章主是誰）。他這



◆ 梁錫祐家人所藏的介紹烈士事跡的老報紙



◆ 1983 年 11 月 1 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政部頒佈發給梁錫祐家屬的革命烈士證書



◆ 左為梁錫祜遺照

幾枚章曾經埋在地下多年，2006年初被其親屬出售給常跑鄉下上門收購的那位梅州的店主。回頭想想，那人倒還算是沒說瞎話。

梁錫祜的這枚證章，編號「1804」。他隱入了歷史，然而也就是他留下了這枚珍貴的徽章。我想，歷史不管再如何忘卻，只要記住了一點：他曾是黃埔軍官學校的第一期學生，僅此一點，足矣。

1-2 縮龍成寸是紀律

前邊說到，梁錫祜留下來的是一套徽章。除了那枚一期畢業證章，還有三枚其他徽章，一枚臂章上的徽記，以及他個人的一枚象牙的私章。這裡邊最重要的，是這枚——早年黃埔軍校的出入證。

從珍稀程度上說，這枚出入證還要高於那枚一期章。因為這可能是迄今為止的僅見。嚴格來說，這不應是個人擁有的東西：每人都發個出入證，豈不和沒有一樣。這個東西是外出的憑證，對門衛和值星官以至糾察隊起作

用的，應是控制在隊官手裡，給需要者臨時使用。另有一種可能，是僅發給官長的憑證。根據黃埔前輩回憶，當年一到星期天，學生外出是成群結隊的，在校門口有專門的班船到軍校駐省辦事處碼頭，上岸只花一兩個銀毫吃點河粉叉燒包之類，逛逛書店是少不了的，共產黨員還趁機碰頭組織活動一下，下午再到原碼頭登船返回。想來這些出現在廣州街頭的「武裝同志」，胸前都該掛著這樣一枚徽章。該枚章的編號是「1208」。這個數字比較大，而已發現的黃埔早期章，包括一期畢業證章，號碼均超過實際人數，不知是如何開列的（朱德的那枚該是天字第一號的一級八一勳章，開頭竟是「02004」，更匪夷所思，不過可以想像到前三位是毛劉周）。該章為八角形，同樣精良之至：直徑僅為三公分，中間的黨徽嵌著一個「學」字（一期畢業證章同樣有這個標記，這個話題我後邊再講），黨徽的外圈，上邊環列「出入證」三字，下方是分在兩邊的很細微的鐮刀和斧頭，幾乎看不出來。背面鑄「陸軍軍官學校」六字。這無疑是黃埔建校那會兒就使用的東西，個人猜測，梁錫祜不是還當過黃埔的教官嗎（挑他當輜重教官，應是因為他當過教導二團的輜重隊長），手中掌握著這麼個物件，也不算多麼奇怪。

黃埔作為當時中國的一所嶄新軍校，校方特別是蔣介石本人，對紀律極端重視，在這方面有一系列的法規，甚麼禁閉室、連坐法，蔣校長更是聲嘶力竭幾乎無時不作強調。這個話題太笨重，本書就此打住。要說的是，這枚出入證就是軍校強化紀律的一個物證。根據黃埔校史記載，1924年5月30日，軍校的行政會議作了一個決議，規定嚴禁學生吸煙，另外還作了一項決定，注意這幾個字：「並製出入證」。這個時間，學生才剛剛到齊，離開學那個標誌性的6月16日還差半個來月。所以有理由相信，梁錫祜留下來的帶著最原始的「陸軍軍官學校」字樣的這枚出入證，就是因了



◆ 梁錫祜所留黃埔軍校出入證

這個決議誕生。革命軍人紀律如鐵，可觀於掌中這寸許之物。要論黃埔最早的徽章，它毫無疑問是其中之一，因此佔有極高的地位。

一併說說另外幾枚。一枚「中央軍事政治學校證章」，編號為「3343」，這種章編號都很大，留下來的也不算特別稀少，軍博藏有一枚，品相比這一枚好不到哪裡去（同樣的章筆者藏有兩枚，另一枚品相頗好，編號竟然到了「6248」）。由此看來，是從黃埔四期往後的這個時段，梁錫祜在軍校任職，當為輜重教官。一枚屬於部隊章，正面為「國民革命軍東路軍」，背面地球圖案鑄有「第三路」字樣，編號「356」。這是個北伐的東西，東路軍是蔣的嫡系第一軍等部，推斷梁當年在當教官以後的經歷應是參加過這個方向的行動。還有一枚不能算是徽章，這是個標識，四方銅片衝壓而成，乃軍銜上的物件，當時的軍銜佩在左臂，這個黨徽位於軍銜臂章的左上區域。一期張穎的遺物裡就有這種標識，被誤認為領章，他那枚中間有個「學」字，是正宗黨軍的東西，梁錫祜的這枚是個「粵」字，看來他還在第四軍待過，那正是被清出第一軍的共產黨員們扎堆的地方（應在任教官之前）。再就是那枚他的個人印章了。說是象牙的，我看不懂這種玩意的質地。這個東西應該很珍貴，單獨也夠得上一件文物，至於是他在黃埔時代用的，還是當縣委書記或當軍政委的時候用的，和他的個人形跡一樣，也是個歷史之謎了。



◆ 梁錫祜所留東路軍第三路證章



◆ 梁錫祜所留中央軍事政治學校證章



◆ 梁錫祜所留粵字臂章標識



◆ 梁錫祜的個人私章

1-3 金佛莊胸前佩著甚麼？

金佛莊大名鼎鼎，黃埔一期的隊長，軍校著名共產黨員，死得很早，1926 年就在南京被孫傳芳逮捕殺害了。這裡不講他的生平，只是引一個話頭。看這張照片：他胸前佩著甚麼？一枚橢圓形的證章。



◆ 金佛莊遺照

這種證章，可以說是黃埔軍校徽章的鼻祖。這個紅銅材質的章造型非常洗練，就是個長長的橢圓，正面是深藍珐瑯地，一個黨徽，中間一個「學」字；背面，是孫中山半身浮雕像，上方弧度很大地環列「陸軍軍官學校」幾個頗壯觀的陽文楷字，下方是編號「1069」。這個最早的章，強調的是該校的孫總理，尚未受工農標誌和世界革命的地球圖案的複雜設計思想的影響，手法相當簡單。這種章，是黃埔教職員所佩，乃黃埔軍校身份的標誌，在當時各色人等佩戴徽章蔚為風尚的廣州，亦是黃埔人員對外往來的一個必要的行頭。那麼早逝的金佛莊那張戎裝標準照，只能是黃埔早期所留，也正為這枚徽章的來路作了一個有力的註腳。

這裡就要說說那個「學」字了。有人以為那是代表「學生」的意思，故這枚章的賣家引了一個還頗為在行的說法，猜它是第三期學生的，因為編號到了一千多，那麼前兩期均幾百人，後一期改校名，只有第三期才對路。這當然不對。這個嵌在黨徽中的「學」字，是表示國民黨黨立學校的意思，為早年黃埔軍校的專有標誌，相當於今天說的所謂「摟狗」。比方軍



◆ 金佛莊所佩的黃埔學字證章

校改名「中央軍事政治學校」之後，這個標誌隨之改變，中間的字換成了「中」，那麼如果也照此演義，豈不更退為「中學生」之意了。所以，凡是帶「學」字的黃埔徽章，必是最早的珍貴之物。筆者收藏三枚。所知道的其他尚存於世的，就是張穎的那個一期章和所謂的「領章」以及寶山那一枚了。

1-4 教導團：「國軍」祖宗的官佐標誌

這是一枚珍稀的黃埔軍校教導團的徽章，並明確標示為「官佐證章」。其使用年月可準確判定為 1924 年底。

黃埔教導團，「國軍」的祖宗部隊。黃埔成軍即以此作為標誌。其籌建於 1924 年 9 月，正式成立於 1924 年 11 月 20 日。最早只叫教導團，稍後擴為兩個則分稱教導第一團和教導第二團，又以此兩個團於 1925 年 4 月成